

楔子 鬧鬼的衣櫥

位在新北市五股區的一條傢俱街上，有一家專賣二手傢俱的賣場，佔地相當大，裡面擺滿了各種新舊不等的傢俱。

眼下時間是晚上九點多，老闆準備休息了，在打烊之前，他都會親自巡視一遍賣場，才能安心離去。

當他巡視到一具原木大衣櫥的前方時，停下了腳步。

這個大衣櫥是他幾天前以非常便宜的價格買進來的，只要轉個手就可以大賺一筆。

對他來說，只要是能賺錢的商品，都是好商品。

老闆愛憐的摸著衣櫥的門，像在哄小孩一樣的說：「要乖乖幫我賺錢喔。」

他話才說完，突然覺得門好像微微動了一下，感覺就好像是有人從裡面輕輕的敲了一下。

「咦？」老闆愣了一下。

是錯覺吧？老闆沒有多想，縮回手就要離開。

不對！會不會是老鼠？萬一死在裡面就不好了。

一念及此，原本已經要離開的老闆又回過身來，打算打開衣櫥門查看一下。

就在他打開門的那一瞬間，「啪」的一聲，燈居然熄了，周圍立刻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

「該死，一定是保險絲又燒壞了。」老闆皺眉罵了一聲，從口袋裡拿出手機，打開手電筒。

他急著要去修復電燈，也沒心思查看衣櫥了，但是就在他要離去的時候，眼角餘光卻瞥見衣櫥裡面好像有什麼東西閃過，讓他又停下了腳步。

老闆緩緩的轉過身來，將燈照向衣櫥。

說也奇怪，那燈光雖然照在衣櫥上，他卻還是看不清楚裡面。

之所以看不清楚，並不是老闆的眼睛不好，而是那個衣櫥此刻罩上了一團黑霧，讓人沒辦法一眼望穿。

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老闆疑惑的抓了抓頭，朝那衣櫥走去，伸手撥了撥那團擋在衣櫥前方的黑霧。

隨著他的撥弄，那團黑霧散了開來，也讓他總算看清衣櫥裡面的情況，可眼前所見卻讓他心臟一陣緊縮——

衣櫥裡面竟然有一個長髮及肩的女人和一個小男孩，臉色發黑，兩人脖子上皆纏著一條皮帶，就那麼吊在衣櫥裡的橫桿上，甚至還輕輕的搖啊搖的。

「嚇！」老闆想要尖叫，卻因為實在太過驚駭，那叫聲就好像被什麼東西卡在喉嚨裡，怎麼都叫不出來。

面對老闆照來的光，衣櫥裡的女人和小男孩都被刺得閉上了眼。

「啊啊啊——」女人發出生氣的叫聲，同時有一條皮帶朝老闆抽了過來，打掉了他的手機，接著衣櫥門很快關上。

老闆只覺得一口氣喘不過來，整個人暈了過去。

隔天早上，老闆才被來開門的員工叫醒。

想起昨晚可怕的事，他趕緊回辦公室，打電話問了好幾個朋友，才找來一位師父幫忙。

看過衣櫥之後，師父問道：「你這個衣櫥還要嗎？如果要留，則有留下的處理方法，如果不要，我就找人載回去燒了。」

「如果可以，當然是希望留下來。」畢竟這衣櫥的賣相很好。

「那好，這個給你。」師父遞給他一隻紙老虎。

「這是？」接過那個造型相當可愛的紙老虎，老闆有點疑惑的說：「我的小孩都大了，不會喜歡這個。」

「這不是用來玩的。」師父說道：「這是虎爺，你把它放到衣櫥裡，用膠帶黏在角落，虎爺會鎮住裡面的鬼魂，不讓他們再出來作祟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一想到可以保住這個衣櫥，老闆開心的笑了，「謝謝師父。」

師父臨去之前，老闆包了個紅包給他。

老闆依言將那隻紙老虎黏在衣櫥的最角落，果然就像師父所說，再沒有惡鬼出來作祟。

而這個賣相很好的衣櫥，也很快的賣了出去，讓老闆賺了一筆錢……

第一章 幽魂母子檔

現在的夏天是愈來愈熱了。

艷陽高照的夏日午後，一輛藍色小貨車載著一具深棕色的衣櫥，正緩緩駛進這處位在市郊的老舊社區。

在一棟有著紅色磚牆的老公寓前方停好後，小貨車的兩側車門打開，一個高瘦和一個矮胖的男人從車內走了出來。

一下車，那個矮胖男人立刻皺起眉頭，眯著雙眼抱怨道：「吼，這是什麼天氣啊，真的是熱死人了。」

「可不是，快點搬一搬就可以早一點休息。」高瘦男人一邊用手對自己搧風，一邊催促道。

熟練地解開固定衣櫥的繩索，兩人合力把衣櫥放到小推車上，然後來到有著紅磚牆的老公寓前，高瘦男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寫著地址的紙條，確定門牌號碼後，按下了門鈴。

「找誰？」對講機那頭傳來一道渾厚的男人聲音。

「我們是貨運公司，送衣櫥來了。」高瘦男人回應。

「太好了，等你們很久了，我開門，你們直接上來。」對方的聲音聽起來頗為興奮，話都還沒說完，「卡」的一聲，大門已經開了。

將大門完全推開後，矮胖男人來到衣櫥前方做出彎腰的姿勢，高瘦男人立刻快手快腳的拿出黑色橡皮綁在衣櫥上，兩人合力抬起了衣櫥，這也是最吃力的一段工作。

「走。」在高瘦男人的指令下，兩人抬起衣櫥開始往上爬。

當他們抬著衣櫥來到四樓的時候，兩人已經氣喘吁吁，滿頭大汗了。

「辛苦了、辛苦了。」四樓右側門口有一位胖胖的男生等在那裡，咧開嘴笑道：

「麻煩你們了，這衣櫥要放在我們裡面的房間。」

「好。」稍稍喘口氣後，他們開始將衣櫥移往屋內。

在移動的過程中，矮胖男人瞥見有什麼東西從上面飄落下來，不過他沒有特別去看，只想快點把工作完成，然後回到車上吹冷氣。

在胖屋主的指引下，兩人總算把衣櫥就定位。

「麻煩你在這邊簽個名。」高瘦男人遞了枝筆給高胖男生。

接過筆後，胖胖男生在他所指的表格上簽下了「宋智霖」三個字。

「謝謝你們。」宋智霖將他們送出門口，目送他們下樓之後，正準備關門，有兩個年紀和他相仿的男生正好上來。

「景浩、朱豪，你們總算回來了，有幫我買便當吧？」宋智霖朝那兩人笑道。

「有，在這裡，你最愛的豬腳便當。」朱豪高舉著提在手裡的便當。

「剛才那兩個人是？」俞景浩反手指了指樓梯處。

「送衣櫥來的。」等他們進屋後，宋智霖一邊關門一邊說。

「送來了？」朱豪問道：「這衣櫥真的有像網路上看到的那麼漂亮？」

「有喔。」已經笑到合不攏嘴的宋智霖，頗為得意的指了指他們的房間，「不信自己去看。」

「走，去看看。」也很好奇的俞景浩、朱豪一起朝房間走去。

之所以會再買這個衣櫥，是因為房東所提供的衣櫥已經不夠用，宋智霖才會上網去尋找物美價廉的二手衣櫥。

當他找到這個標榜是原木製成的衣櫥時就相當的喜歡，重點是價錢非常的便宜，宋智霖還特地去查過，類似這樣的衣櫥，全新的最少都要價三萬元以上，而這衣櫥含運卻只賣五千元，讓他非常心動。

於是他找來室友，也就是俞景浩和朱豪商量。

「這肯定是詐騙。」朱豪立刻搖頭，並勸道：「你錢多是不是，不如拿給我花還比較實在。」

「賣的這麼便宜，的確是讓人懷疑。」俞景浩也說道：「你先不要衝動，多確認，以免真的被騙。」

其實心裡也有所懷疑，但宋智霖真的很喜歡這個原木衣櫥，因此在獲得賣家的同意之後，他特地跑了一趟，去確認那個原木衣櫥的狀況，結果就像賣家所說，這個原木衣櫥外觀還有八、九成新，相當的漂亮。

至於為什麼會賣的這麼便宜？

「因為工作關係，我就要被派去大陸長駐，而且時間很趕，這邊的東西就便宜賣給有需要的人了。」賣家是這麼回應他的。

因為真的很喜歡，宋智霖當場就付了訂金，並商定運送的日期。

在他的殷殷期盼中，衣櫥也如期在今天運送過來。

一邊回想的同時，宋智霖也面帶微笑的隨同他們進到房間裡。

「哇，真的好漂亮。」打開衣櫥，朱豪難以置信的說：「看來真的被你賺到了。」

「這衣櫥確實很不錯。」俞景浩也頷首讚歎，「空間這麼大，你不用擔心衣服放不下了。」

「就是。」宋智霖笑道：「我衣服、褲子那麼多，衣櫥不大一點還真裝不下。」

「好吧，沒話說，恭喜你買到好東西。」朱豪豎起大拇指。

畢竟都是學生，沒什麼錢，能以這樣的價格買到物超所值的物品，他們都很替宋智霖開心。

「還好我有堅持。」宋智霖笑的很得意，一直到俞景浩他們去客廳看電視，他的目光都還捨不得從衣櫥上移開。

「好吧，開始整理。」拍了一下雙手，宋智霖總算甘心開始動手整理，一邊吹著口哨，一邊把一些堆放在桌椅上的衣服移到衣櫥裡。

雖然說房間裡多了這個大衣櫥，感覺空間變小許多，但也讓他的衣服總算都有家，不用再散亂於房間裡的各個角落。

不得不說這個原木衣櫥容量真的很大，一直到他把所有的衣物放進去之後，都還有空間可以容納其他的衣物。

就在他要把衣櫥門關上的時候，有個東西掉了出來。

「這是？」宋智霖彎下腰把它撿了起來，同時仔細查看了一下。

那是一隻紙老虎，用黃色的色紙摺的，上面還畫出老虎的樣貌，模樣很可愛。

「怎麼會有這個？」撓了撓腦門，宋智霖想不起來什麼時候有這隻紙老虎的。

翻到背面一看，有用紅色字體寫著他看不懂的文字，看起來很像是符文。

「會不會是之前的人留在衣櫥裡，保平安用的？」宋智霖自言自語著，又打開衣櫥門看了一下，確定沒有其他不屬於他的東西之後才關上。

他又看了一眼手裡的紙老虎，雖然可愛，但已經有些破舊，便不打算留下，轉身把手裡的紙老虎先放在桌上，打算等一下帶出去丟在客廳的垃圾桶。

輕輕的拍了拍衣櫥門，宋智霖就好像在哄小孩一樣，高興的說：「你真的好棒，愛死你了。」

「好棒棒……」

「誰？」就在宋智霖要走出房門的時候，身後好像有人在說話，把他嚇了一大跳，立即回過頭來查看。

沒人！不過天花板上的日光燈卻在這個時候閃了幾下，讓他心裡有點毛。

「沒事，我們這裡是經袁謙大師加持過的，沒事，不要亂想。」自我安慰的同時，宋智霖來到了客廳。

「快來看，你最愛的影集開始了。」俞景浩朝他招了招手。

「好，我先泡杯咖啡，有沒有要加一的？」宋智霖先是把紙老虎丟到垃圾桶，然後問道。

「加一。」朱豪目光仍緊盯著電視。

「我也來一杯，謝謝。」俞景浩說。

「謝什麼，這麼客氣。」

很快的泡來三杯咖啡，宋智霖坐了下來，和他們一起看著最近很熱門的一部外國影集。

看著看著，宋智霖突然覺得有點冷，忍不住打了好幾個寒顫。

「奇怪，怎麼這麼冷？你們冷氣開很強嗎？」宋智霖急忙喝幾口熱咖啡，希望能去去涼氣。

「我也覺得今天特別涼。」俞景浩也頷首。

「沒啊，二十五度應該還好。」雖然這麼說，但朱豪也緊了緊衣領，還真的有點冷呢。

「先把冷氣關掉吧。」俞景浩拿起遙控器，關掉冷氣的電源。

又過了十幾分鐘，宋智霖看了一眼冷氣，疑惑的說：「冷氣真的有關掉嗎？怎麼還是覺得冷？」

「確定有關了。」俞景浩肯定的點著頭。

「這樣好啊，就不用開冷氣了，可以省電費。」朱豪很務實的說。

「不行了，真的好冷，我進去拿件外套。」說著，宋智霖起身朝房間走去。

「順便幫我拿一件涼被好了。」朱豪說：「我可以和景浩一起蓋。」

「好。」在回應他們的同時，宋智霖已經進到房間裡。

打開衣櫥後，他想找那件比較寬鬆的白色棉質薄外套，穿起來既舒適又保暖，很適合居家穿，他記得外套是擺在最右邊……

這是他從小的習慣，從右邊開始到左邊，是厚重的衣服一直擺放到輕薄的衣物。來到衣櫥的最右邊，宋智霖開始翻找，然而把衣櫥裡的外套都翻遍了，竟然沒找到那件白色外套。

怎麼可能？我剛才明明記得有把它吊掛在衣櫥裡啊，畢竟才多久之前的事，宋智霖記憶還很清晰，自覺不可能記錯。

問題是他從右邊找到左邊，再從左邊找到右邊，不管怎麼找就是沒有他要找的那件白色外套。

「怎麼可能？」不信邪的宋智霖用力抓了抓自己的腦袋，然後再一次翻找著他的白色外套。

突然，他的目光和動作都停了下來，就好像被按下暫停鍵的電影畫面一樣。

宋智霖之所以會停下動作，是因為他看到了一件水藍色的……洋裝！

沒錯，就是女人穿的那種洋裝。

為什麼他的衣櫥裡會有這件洋裝？

宋智霖整個人愣住了，他可以很肯定地說，稍早在整理衣櫥的時候，裡面並沒有這件水藍色的洋裝。

而讓宋智霖覺得非常詭異的是，這件洋裝所呈現的模樣，感覺就好像有人正穿著它一樣。

肯定是朱豪，他就愛開這種玩笑，玩這種爛梗！

從衣櫥上拿下那件藍色洋裝，有點不爽的宋智霖來到客廳，高高舉起手裡的洋

裝，質問道：「朱豪，是你對不對？」

「什麼東西對不對？」朱豪沒好氣的看了他一眼，又把目光移回到電視上。

「就這件衣服啊，到底是誰的？」知道他一定不會承認，宋智霖繼續追問。

「這件衣服……」仔細看了一下，俞景浩疑惑說道：「不是你的嗎？」

沒想到就連俞景浩也來開他玩笑，宋智霖沒好氣的說：「這是洋裝耶，怎麼可能會是我的？」

「神經。」朱豪白了他一眼。

俞景浩特地走上前看了一下，還摸了摸，才說：「這……是白色外套啊，哪裡來的洋裝？」

「景浩，他在鬧的啦，別理他。」朱豪不耐煩的說：「電視正好看，不要在那邊一直吵。」

「我沒有在鬧，這明明是洋……」宋智霖轉頭看去，最後一個字怎麼也說不出口，因為他發現自己拿在手裡的，還真的是剛才自己一直在找的那件白色外套。

「還洋裝咧。」朱豪噗哧笑出聲，「我看是你又在思春了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宋智霖很用力揉了幾下眼睛後再看一次，依然是那件白色外套。

「喂，說好的涼被呢？」已經冷到有些發抖的朱豪沒好氣的看著他。

「我去拿。」說著，俞景浩朝宋智霖的房間走去。

宋智霖立刻轉身跟了過去，一邊小聲嘀咕道：「景浩，剛才我真的有看到一件藍色洋裝。」

「會不會是你眼花？」俞景浩是真的沒有看到什麼洋裝。

「好吧。」知道他不會亂說話，宋智霖這才不再去想這件事，跟著拿好涼被的俞景浩一起出去客廳繼續看影集。

等他們看完，都已經晚上十一點多了。

「涼被就麻煩你拿進去了。」朱豪把被子交到宋智霖的手裡。

這條涼被是他們以前的一個室友留下來的，雖然那室友已經不在了，但是他們一直保留著他的東西。

「好。」接過棉被，宋智霖轉身朝房間走去，邊說：「晚安。」

「祝好夢。」俞景浩和朱豪也走向他們的房間。

一進到房裡，宋智霖按了一下電燈開關，卻發現日光燈竟然不亮了，他又試了幾次，還是一點反應都沒有。

奇怪，剛才還好好的，怎麼看個電視回來就壞了？是燈管燒壞了嗎？

還好已經住慣了，地形地物大致都了解，宋智霖把涼被放回下鋪的床上，然後慢慢爬到上鋪去。

「看來只好明天再找人來修理了。」宋智霖一邊躺下，一邊嘀咕著。

就在他似睡未睡之際，聽到了一道非常溫柔的女生聲音，輕柔的說著，「今天來念小王子的故事，聽完就乖乖睡覺了喔……」

這女人的聲音聽起來很舒服，宋智霖想要回一聲「好」，但實在是太累了，只有嘴巴動了動，並沒有真的發出聲音來。

「在一個編號 B612 的星球上，住著一個小王子……」

好懷念，小時候他最喜歡聽媽媽念故事了。

宋智霖的腦海裡浮現了媽媽慈祥的臉龐，還有總是微笑著幫他念睡前故事的模樣。

是啊，好久沒有回家了，這個週末回去看看她老人家吧……

就在這時，原本雙眼緊閉的宋智霖突然張大眼睛，一雙大眼轉了幾下，接著坐了起來，喃喃自語的說：「媽媽什麼時候念過小王子的故事了？我小時候最愛聽的故事明明就是三隻小豬，而且媽媽的聲音也沒這麼好聽，聲線粗多了……」

那麼剛才是誰在念小王子的故事？

宋智霖豎耳傾聽，想要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念故事。

可聽了好一會兒，除了自己的呼吸聲之外，再沒聽到其他聲音。

會不會是手機？

他又仔細查看了一下手機，也沒發現有什麼問題。

難道是作夢？他今天到底是怎麼了？看錯外套就算了，現在又夢到有人在念他沒聽過的故事。

宋智霖愈想心裡愈毛，在床上坐了一會兒，最後實在受不了那股在心底不斷擴散開來的恐懼，他下了床，抓起涼被走出房門，決定今晚要去和俞景浩他們一起睡。

「卡」的一聲，他一開門，俞景浩就有了反應，擁有靈敏聽覺的他雖然已經特地戴上耳塞，還是很清楚聽到宋智霖的開門聲。

「怎麼了？」俞景浩坐起身，疑惑的望向他。

「我想在這邊睡。」宋智霖微微扁著嘴，就好像受到委屈的小孩一樣。

「怎麼會突然想在這邊睡？」俞景浩知道一定有原因。

「不管，我就是要在這裡睡。」擔心會被笑，所以宋智霖沒說出聽到有女人在說故事那一段。

也被吵醒的朱豪沒好氣的說：「你到底在搞什麼？」

畢竟他們這邊是上、下鋪的單人床，硬要擠兩個人的話真的會很難睡，而且宋智霖又那麼大一隻。

「我睡地上就好，不會和你們擠，拜託啦。」雖然這麼說，但沒有等他們同意，宋智霖已經自顧自的在地板上躺了下來，一副就要賴著不走的模樣。

「隨你了。」覺得只要他不擠上床就行，睡意仍濃的朱豪再次躺下，沒多久就又睡著了。

俞景浩可就沒那麼好命了，因為宋智霖會打呼，儘管他有戴著耳塞，還是受到影響，沒辦法好好睡。

天一亮，朱豪就把他趕回自己的房間，俞景浩也才能好好的補個眠。

吃完早餐，宋智霖去買了新的燈管回來更換，結果還是不會亮。

那應該是啟動器的問題吧？好在他也買了一個新的啟動器回來，不用再跑一趟。

宋智霖一邊在心裡讚歎自己聰明的同時，一邊立刻換上啟動器，結果依然不行。為什麼還是不會亮！

這下宋智霖真的沒轍了，只好去拜託房東幫忙，找來一個水電工，幫他檢查看看為什麼這燈就是不會亮。

這水電工是個中年大叔，身高大約只有一百六十公分左右，頭髮已經禿了大半，皮膚黝黑，一看就是個經常在太陽底下勞動的人。

「就是這盞日光燈，我燈管也換了、啟動器也換了，都不會亮，不曉得到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？」宋智霖指著天花板上的那盞燈，相當不服氣的說道。

「這個就要讓專業的來了。」撇了撇嘴，水電工大叔雙眼閃爍著得意的神色說：

「如果什麼問題都這麼容易處理的話，我們還有錢賺嗎？」

「也對，那就麻煩你了。」宋智霖只希望他能儘快把燈修好。

「不過就是日光燈不會亮，有什麼難的？」水電工大叔信心滿滿的說：「交給我吧。」

水電工大叔自己帶了一個木製的馬椅梯上來，他看了一下位置，擺好馬椅梯後就手腳俐落的爬了上去，查看日光燈的狀況。

可左看右看，甚至把整個燈座都看了個透，水電工大叔都看不出哪裡有問題。

接著他從馬椅梯下來，又去查看開關，試了幾次，也沒發現什麼問題。

那就奇怪了，燈座、開關、燈管和啟動器都沒有問題，那為什麼日光燈不會亮？水電工大叔很納悶。

書桌上的電腦螢幕是亮的，也就是說房間裡的供電並沒有問題，那麼問題到底是出在哪裡？

水電工大叔一個頭兩個大，他剛才對宋智霖說出那麼臭屁的話，如果現在說查不出故障的原因，面子根本掛不住。

於是水電工大叔深吸一口氣，再一次爬上馬椅梯，仔細查看著燈座的狀況。

為了看得更仔細一點，水電工大叔把一隻腳跨到了衣櫥的上頭，好讓自己可以離燈座更近一點。

就在他的腳踏上衣櫥上方的那瞬間，剛才怎麼都不肯亮的日光燈閃了幾下，竟然亮了。

「哈！這就是專業！」總算恢復正常了，水電工開心的笑了一聲後，縮回腳就要去喚宋智霖，跟他臭屁一下，說已經把燈修好了。

說也奇怪，他的腳才剛離開衣櫥，日光燈竟然「啪」的一聲熄滅了。

正樂開懷的水電工大叔，笑容立刻垮了下來。

「奇怪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水電工大叔只好又把一隻腳跨到衣櫥上，想要再過去查看燈座。

「啪」的一聲，日光燈又亮了。

「到底是在搞什麼鬼？」水電工大叔这下可納悶了。

不過他發現，這日光燈會不會亮，好像和他的腳有沒有踩上衣櫥有關係。

有了這樣的想法之後，水電工大叔特地試了一下，結果還真的像他所想的那樣，

只要他的腳踩上衣櫥，燈就會亮，但是一把腳移開，燈就又熄了。

這可就奇了怪了，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？

對了，肯定是這衣櫥有壓到電線，才會造成短路的現象。水電工大叔做出這樣的研判。

歎了口氣，他從馬椅梯上下來，來到衣櫥近旁，查看著電線的分佈狀況。

因為屋內的燈不會亮，所以水電工大叔拿著手電筒在衣櫥後面看啊看的，想要找出電線所在。

然而找了好一會兒，竟然都沒找到電線。

怎麼會這樣？

水電工大叔繞到衣櫥的另一邊，繼續查找著電線。

還是沒有，就連衣櫥的底下他也都查看過了，並沒有壓到任何電線。

不可能啊，如果說這衣櫥沒有牽扯到電線，為什麼腳踩上去的時候燈就會亮？移開的時候又熄滅？

以眼前的狀況看來，只剩下一種可能，就是電線安裝在衣櫥裡面，但依據他過往的經驗，這樣的可能性實在是微乎其微。

儘管心裡這麼想，但是為了保險起見，水電工大叔來到衣櫥正前方，抓住衣櫥門的把手，將門一左一右的打了開來。

打開之後，水電工大叔將手電筒朝黑漆漆的衣櫥內部照去，想要查找裡面是否真的有連接著電線。

結果他看到……

一張臉！

沒錯，是一張小孩子的臉，大約只有五、四歲的小男孩。

沒想到衣櫥裡面會藏了一個小孩，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水電工大叔被嚇壞了，整個人快步往後退去，摔坐在身後的床鋪上。

衣櫥裡那個小孩好像也被嚇到了，扁起嘴，一副隨時就要哭出來的可憐模樣，然後在水電工大叔驚恐的目光中，縮回衣服裡面去。

怎麼會讓小孩子躲在衣櫥裡呢？被嚇了一大跳的水電工大叔嘀咕道：「等下一一定要跟這小孩的家人說，這麼小的孩子，萬一被困在衣櫥裡面真的很危險。」

這家人也太不懂事了！

水電工大叔有些生氣，但現在最重要的還是必須先把小朋友叫出來，免得在裡頭發生危險。

從床鋪上站起身，水電工大叔再一次來到衣櫥前，輕輕的拍著手說：「小朋友，不好意思，剛才嚇到你了，來，快出來。」

水電工大叔試著叫了幾次，但是那個小男孩都沒有回應。

「你不出來，那我要進去找你了喔。」擔心會嚇到他，水電工大叔輕輕的撥弄著衣櫥裡面的衣服，想要把小男孩找出來。

只是左撥右撥，把衣服都移動過，也把衣櫥裡面都找過了，還是沒有看到那個小男孩的身影。

「不可能啊，衣櫥就這麼大，那個小男孩可以躲去哪裡？」水電工大叔納悶的嘀咕著。

突然，他感覺到有什麼東西碰到了他的頭。

「什麼東西？」水電工大叔抬起頭望去，同時把手電筒往上照，想知道是什麼東西碰到他的頭。

是一雙腳，一雙小孩子的腳，就在那邊輕輕的晃啊晃的。

原來是躲在上面，難怪都找不到。水電工大叔恍然大悟的想著，同時往後退去，想看清楚小男孩。

看到了，他總算看到小男孩的狀況了，忍不住笑道：「哈哈，原來是吊在衣櫥的橫桿上，難怪我找不到，算你厲害。」

等等……水電工大叔突然意識到不對，好好的一個小孩子，怎麼會吊在衣櫥的橫桿上？

再仔細一看，可不是，有一條皮帶就綁在小男孩的脖子上，然後把他吊在橫桿上，就好像一件被吊掛著的外套似的。

這……這小男孩到底是活的還是已經死了？

水電工大叔被這詭異的一幕嚇到腿都軟了，說什麼都無法相信剛才還好端端的小男孩，現在卻被吊在衣櫥裡，雙眼翻白，吐著長舌，也不曉得到底是生是死。

報警？叫救護車？水電工大叔已經慌了手腳。

當他拿起手機要打電話叫救護車的時候，突然又想到，不對，他應該先把人救下來才對。

對，先救人要緊！

水電工大叔立即靠上前，想解開小男孩脖子上的皮帶。

就在他伸長手碰到皮帶的時候，原本雙眼緊閉的小男孩突然睜開眼，瞪視著水電工大叔。

被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嚇到嘴都合不攏，水電工大叔本能的縮手就想要往後退。

不過很快的他就發現，自己竟然沒有辦法後退，因為他的手被一條皮帶纏住了。

被嚇壞的他急著想要解開那條皮帶，結果不但解不開，還愈纏愈緊，而且不斷有新的皮帶伸出，在他身上纏了又纏，繞了又繞，纏到最後他根本無法動彈。

在這同時，那小男孩也爬到了水電工大叔的身上，一張小臉和他相距咫尺，一對小眼和他飽受驚嚇的雙眼對望。

水電工大叔甚至可以感受到，小男孩的臉就在他的臉上磨蹭著。

只不過原本一張很可愛的小臉，現在卻變成如墨水般的黑臉，而且隨著他的磨蹭，有些肌膚就這麼落下，掉落在水電工大叔的身上，把他嚇得想要張嘴大叫，卻發現連嘴巴都被皮帶纏住了，叫不出聲音來。

水電工大叔努力試著用身體撞擊衣櫥，想要發出聲響，引起待在外面客廳的宋智霖注意。

然而纏在他身上的皮帶愈纏愈緊，讓他沒辦法做出太大的動作，連敲敲衣櫥發出聲響這麼簡單的行為，對他來說都已經變得難如登天。

在他以為，這應該已經是最壞的狀況了，不過水電工大叔很快就發現，纏在他身上的皮帶竟然開始往上拉，而且被拉扯的是纏在他脖子上的那條，皮帶每往上拉一寸，他就覺得彷彿要窒息般難受。

也就是說，再這樣下去的話，很快他就會被吊死在衣櫥裡。

然而已經無法可想的水電工大叔，因為呼吸愈來愈困難，頭腦也愈來愈混沌，無法再多加思考。

這個時候，他的腦海裡有如跑馬燈一樣，出現生平過往的一幕幕。

他真的就要這樣死了嗎？想起那個還在念國小的兒子，水電工大叔的眼角不禁滑落難過的淚水。

就在他視線開始被黑暗吞噬之際，「砰」的一聲，他聽到了有人打開房門的聲音，接著，那些纏在他身上和脖子上的皮帶快速地鬆了開來，同時頂上的日光燈也亮了。

總算可以呼吸到空氣的水電工大叔大口大口的吸著空氣，並且不斷咳嗽，好不難過的模樣。

來到他身旁的人是俞景浩，他焦急的問道：「你沒事吧？」

「大叔，你是從馬椅梯上摔下來嗎？」在關心他狀況的同時，宋智霖一邊查看馬椅梯，一邊問。

「不、不……不是……」水電工大叔一臉驚駭的指著衣櫥老半天，卻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。

「看他的樣子不像是觸電，應該還好。」朱豪先是鬆了口氣，隨即疑惑說道：「不過他的脖子為什麼會這麼紅？」

「真的，就好像被什麼東西勒過一樣。」俞景浩仔細查看著水電工大叔的脖子上一條條的紅痕，關心問道：「大叔，你沒事吧？」

水電工大叔用力推開俞景浩的手，整個人霍地站了起來，臉色非常難看的說：「我要走了。」

「你確定你沒事？」朱豪疑惑道。

「離開這裡就沒事。」說著，難掩恐懼的水電工大叔直接往門外走去。

「大叔，你把燈修理好了耶，謝謝你，這樣多少錢？」宋智霖追在他身後，一臉感激的說。

水電工大叔答非所問的道：「你、你的那個衣櫥……」

「衣櫥？」宋智霖不解的問：「衣櫥怎麼了？」

「不乾淨！」說完，水電工大叔頭也不回的奪門而出，任憑宋智霖在後面怎麼叫喊都不理。

「這是怎麼了？」望著他焦急離去的背影，宋智霖疑惑道：「怎麼連錢都不要？」

「很詭異，剛才房間裡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。」在關門的同時，朱豪問道：「景浩，你怎麼知道他出事了？」

「我剛才下樓去幫你們買早餐，回來的時候才爬到三樓，就聽到房間裡有騷動，所以才會一進門就趕快過來看一下。」俞景浩說。

「哇，在三樓就能聽到我房間的騷動，你的聽力好像又更厲害了！」宋智霖嘖嘖有聲的讚歎。

「拜託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認識景浩。」朱豪還是很疑惑，「我不懂的是房間裡到底有什麼，為什麼會造成騷動？還把那個水電工大叔嚇成這個樣子？」

「對啊，到底有什麼，看那大叔一副被嚇破膽的樣子。」宋智霖也搖著頭。

「他臨出門前不是說……」俞景浩沉吟道：「那個衣櫥不乾淨？」

「對，他是這麼說的。」經他這麼一提，朱豪和宋智霖都點頭。

「哪裡不乾淨了？」不過宋智霖立刻不滿的說，「我昨天還把那衣櫥裡裡外外都擦了一遍呢。」

「我想，景浩所認為的『不乾淨』，應該不是你所說的這種不乾淨。」朱豪不以為然的說。

「朱豪說的對，我比較擔心的是那種不乾淨。」俞景浩重重的歎了口氣，只希望事情並不像他所想的那樣。

「你們不要嚇我。」總算聽懂的宋智霖後怕的說：「那要怎麼辦？」

「如果你真的怕的話，不如拿幾張平安符去把那個衣櫥封住，就不用擔心會有不乾淨的東西跑出來了。」朱豪取笑道。

「可是把衣櫥門封住的話，我就沒辦法拿衣服了，而且這麼一來，我買這個衣櫥還有什麼意義？」宋智霖哭喪著臉。

「說到衣服，你之前不是一直找不到白色外套，還說多了件藍色洋裝，看來真的……很有問題。」朱豪故作臉色凝重的說。

「別、別……鬧我啦。」宋智霖不安的吞了一口口水。

「先別擔心，可能不像我們想的那樣也說不定。」俞景浩安慰道：「如果你真的發現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，我們再請袁大哥過來看看就是了。」

「好。」一提到袁謙，宋智霖就放心多了。

當天晚上要睡覺的時候，看著那個大衣櫥，宋智霖原本已經平靜下來的心情又開始產生波動了。

「沒事、沒事。」雖然不斷對自己這麼說，但宋智霖的腦海裡還是一直浮現水電工大叔那張驚慌的臉。

一個理應見過不少世面的社會人士，到底是什麼樣的事情讓他如此驚慌失措？

宋智霖愈想愈是不安，目光也不由自主的一直盯著衣櫥看。

算了，不想了，明天還要上課，還是早一點睡比較實在。

主意既定，宋智霖翻了個身，背對衣櫥，想要讓自己入睡。

就在他好不容易有了睡意，將睡未睡之際，「啪」的一聲響，將他從睡夢的邊緣當中急速拉了回來。

不要理會，不要理會。宋智霖緊閉雙眼，打算繼續睡。

不過當衣櫥再一次發出清晰的「啪」的聲音時，他實在無法再裝作什麼事情都沒

有發生了。

坐起身來，望著那個衣櫥，宋智霖的心裡天人交戰著，到底要不要下床去，打開衣櫥好好的檢視一下，看看為什麼剛才會發出那種奇怪的聲音？

唉，還是下去看一下好了，不然都不用睡了。

心不甘情不願的下床來，宋智霖先是打開日光燈，然後站在衣櫃前面，雙手伸了出去，又縮回來，再伸出去，又縮了回來，如此試了幾次，竟是沒有勇氣打開。不行，總不能一整晚都耗在這裡吧？

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後，宋智霖硬著頭皮打開了衣櫥門，然後立刻往後退，很怕會有什麼東西從裡面衝出來。

等了好一會兒，確定衣櫥裡並沒有什麼動靜之後，宋智霖才靠上前去，慢慢的翻動吊在上面的衣服，查看著衣櫥內的狀況。

還好，並沒有他想像中的可怕東西。宋智霖這才重重的吁了口氣。

唉，別再自己嚇自己了。

他自嘲的搖了搖頭，再一次的爬上床，想要好好的睡個覺。

因為已經確定過衣櫥裡沒有東西，不再胡思亂想的宋智霖很快就進入夢鄉。

在夢裡，他又見到媽媽的慈祥面容，她慈愛的看著他，說：「我們先說好，念完這本小王子你就要睡覺了，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……」雖然是在夢境裡，宋智霖還是很開心的點著頭。

小王子這個故事，是他從小最愛聽的……不對！

宋智霖猛地睜開雙眼，睡意也在這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跟昨天的夢一樣，媽媽念給他聽的床邊故事明明就是三隻小豬，為什麼又變成小王子了？

為什麼最近作的夢都這麼奇怪，竟然和現實的差距這麼大？宋智霖納悶不已。

就在他百思不解的時候，突然有一道柔細的聲音緩緩傳來，說著，「小王子遇見了一朵紅玫瑰……」

發現這聲音好像是從衣櫥裡傳出來的，宋智霖嚇得大喊，「誰？誰在那邊？」

他這麼一喊之後，整個房間變得好安靜，再沒有任何聲音，讓他也不禁懷疑自己剛才是不是真的聽到有人在說話。

想到昨晚也是這樣的情形，宋智霖再一次下床，打開衣櫥查看裡面的狀況，還是什麼都沒有，不過這一夜他再也睡不著了。

第二天照鏡子的時候，嚴重失眠讓他掛著兩個黑眼圈，活像一隻熊貓。

唉，現在他總算能體會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繩的含意了，就被嚇過那麼一次而已，到現在都還疑神疑鬼的。

要不還是去和景浩他們一起睡吧？這是宋智霖腦海中第一個浮出的想法。

不過很快的，他又想起朱豪嘲弄他時的嘴臉，不，我才不要再讓那小子看不起。

於是宋智霖強力壓下了去室友房間睡的衝動。

但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，看著鏡子裡憔悴的自己，宋智霖都為自己心疼。

為了讓自己能夠安眠，不再疑神疑鬼，他決定要查明真相，確定衣櫥裡面什麼都

沒有，才能安心的睡覺。

至於要怎麼查明真相呢，宋智霖打算進行「偷拍」，試試看能不能拍到什麼。

其實要做這樣的拍攝並不難，他原本就有在玩視訊，所以電腦螢幕上就夾著一個視訊攝影機，只要他在軟體上稍做設定，就可以進行錄影的動作。

宋智霖將視訊攝影機對準了衣櫥的所在，然後按下攝影鍵，開始錄影。

其實這台攝影機還可以設定成動態錄影，但宋智霖實在不曉得他所想要錄的東西是不是符合所謂的動態錄影，所以乾脆開啟全時錄影，以免錯過重要的畫面，反正他的電腦硬碟容量夠大。

雖然一整個晚上沒睡，但是因為早上的課很重要，不去的話肯定會被當，所以漱洗之後，宋智霖就出門上課去了。

臨出門前，他又看了一眼正亮著紅燈的視訊攝影機，心想，等下課回來再查看拍攝結果。

來到樓下，就在他剛跳下一樓的最後兩個階梯的時候，對外的鐵門早一步被打開了，是俞景浩。

一看到宋智霖，俞景浩先是盯著他看了一會兒，隨即關心問道：「你沒睡好？怎麼有這麼重的黑眼圈？」

「唉，」宋智霖歎了口氣，「回來再跟你說，你昨天上大夜班，快去補眠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俞景浩是真的累了，他在加油站打工，昨天臨時幫一個同事代大夜班，到現在才回來，他只想趕快上床補個眠，所以沒再多說什麼，直接上樓去了。

等到宋智霖回來，已經是下午四點多的事情了。

見客廳裡沒人，他知道俞景浩他們如果不是在睡覺，就是出去吃東西，所以直接進房間，想先看看錄影的結果，然後好好的補個眠。

打開錄影的檔案夾後，宋智霖雙點擊滑鼠，把檔案打了開來。

因為已經錄了七、八個小時，檔案有點大，而且擔心會錯過重要畫面，宋智霖不敢快轉，只能坐下來乖乖的看，心想看多少算多少。

看著看著，因為昨天沒睡好，加上今天也沒辦法好好補眠，才看不到半個小時，宋智霖已經開始打起盹來。

「媽媽……好無聊……我想聽小王子……」

一聽到這說話聲音，宋智霖立刻驚醒過來，同時他也發現電腦螢幕有動靜了，不過並不是他所錄到的畫面，而是透過螢幕的反射，他發現身後的衣櫥那邊有動靜。那衣櫥的門，竟然自己緩緩打了開來。

雖然有察覺到，但是因為反射的影像不是很清楚，所以宋智霖只看見好像有什麼東西在衣櫥裡面動來動去的。

宋智霖很想轉過頭去查看，但又很害怕，畢竟會在衣櫥裡面動來動去的會是什麼好東西？

幾經考慮之後，宋智霖決定裝作什麼都沒看見，先離開房間再說，到時候再找俞景浩他們一起過來確認就是了。

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之後，宋智霖緩緩站了起來，裝作沒事般想要離開房間。

他走到門口，只要伸手打開門就可以走出去了，然而此刻他的心裡卻有一個聲音，讓他暫時停下了動作。

衣櫥裡面到底躲著什麼？會不會我這一出去就再也知道真相，找不到答案了？還是看一下，就偷偷看一下，那些東西應該不會發現才對。

好奇心殺死一隻貓，宋智霖終究還是緩緩把目光移向衣櫥的所在，心想只要看一眼然後就馬上出去。

然而當他瞧見衣櫥裡面的東西時，只覺得心臟一陣緊縮，好像被電擊一樣，差點就要停止跳動了。

他看到衣櫥裡吊的並不是他的衣服，而是……

一個女人和一個小男孩！

他們的臉全都黑漆抹烏的，而且脖子上都纏繞著皮帶，小男孩被懸空吊著，女人則是半跪著。

而最讓宋智霖心驚膽跳的是，女人和小男孩血紅的雙眼正盯著他看。

在目光和他們對上的那一刻，宋智霖再忍不住心中的恐懼，指著衣櫥發出恐懼至極的叫聲。

「啊啊啊——」

他的叫聲讓衣櫥裡的女人皺起了眉頭，而小男孩更是「哇」的一聲哭了起來，好像被宋智霖的叫聲嚇到了似的。

看著哭泣的小男孩，女人的眉頭皺得更緊了，接著一雙充滿怒氣的血紅雙眼瞪向宋智霖。

原本就已經被他們的可怕模樣嚇破膽的宋智霖，被她這麼一瞪，先是倒吸一口氣，然後叫得更是淒厲。

「哇啊啊啊啊——」

滿臉怒氣的女人伸出長著利爪的手，朝宋智霖一指，纏繞在她身上的皮帶立刻飛射而出。

一條又一條的皮帶排山倒海般捲了過來，有一大部分鑽進了宋智霖的嘴裡，讓他再也叫不出聲，同時也讓他吸不到空氣，痛苦不堪。

宋智霖本能的就要把那些皮帶從嘴裡拉出來，但是女鬼立刻又朝他的手指了指，瞬間有好多條皮帶捲住他的手，讓他沒辦法再做掙扎。

已經無法呼吸的宋智霖一張臉漲得紅通通的，幾乎就要斷氣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他聽到女人用輕柔的聲音說道：「兒子乖，不怕，沒事了，媽媽在這裡，不怕……」

這是宋智霖最後聽到的話，接著雙眼一黑，不省人事。